

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撰

十七史商榷

下

北京市中国书店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六

東吳王鳴盛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四

南北史志

偶見近儒攷史者內有一條曰金史蔡珪傳珪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魏三書作南北史志惜已亡失然梁陳與北齊後周各志皆已收入魏徵隋書不知當時曾彙而成志否愚謂蔡珪之書料無足觀其亡亦不足惜

宋志敘首誤

宋書志敘首文多糅葛如史記有貨殖傳班氏因之史記有河渠書班改名溝洫志此何乃言班氏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乎古人文義疏拙詞不能達意往往如此唐人漸明順自宋以下則更了了矣

宋志詳述前代

從來史家作志之體惟詳當代前事但於每志敘首略述以為緣起而已惟沈約宋書志述魏晉甚詳殆意以補之猶唐作隋書并南北朝制度皆收入志也但陳壽不作志固宜補晉書則予前於第四十三卷備攷原委各家雖似皆未有志而王隱

則有志觀州郡志所引可見但非晉全書若臧榮緒則固晉全書明明有志矣約詞人尚華藻榮緒詩賦文筆皆不傳意者守樸愛素為約所鄙故邪然約又自作晉書卷數之繇與榮緒等必有志矣何煩補也攷約自序作晉書本在宋書之前則更無庸冗贅矣今之晉書唐人改修并非榮緒與約之舊予讀宋志與晉志犯複者頗多蓋典故只有此固不能憑空別造彼此兩載殊恨其徒煩簡牘也

高堂隆改正朔議

宋禮志魏高堂隆改正朔議曰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書曰下當更有一曰字傳寫脫落此高堂隆所引尚書逸文只可存疑蓋孔壁所得古文尚書增多二十四篇其中本有舜典魏時未經永嘉之亂或高堂隆得見之亦未可知但東晉晚出古文分慎徽以下為舜典實皆堯典也姚方興又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冠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伏生所合等篇既云以文相承接而誤若舜典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眊何容合之厥後劉炫又造濬哲等十六字固不必論而如梁武議知慎徽直至陟方本皆堯典矣近儒又欲取高堂隆所引冠於月正元日之上以為舜典則愚更不能知其為何說也

陳壽於高堂隆評中許其忠而特指摘其欲改正朔一事以為意過其通故於傳中及此事甚略而於此議盡削不載

宋禮志淆亂粗疏

宋禮志第一卷始言正朔及所尚之色次言冠禮次言昏禮次拜皇后三公冠皇太子拜蕃王儀朝會儀次朝日儀次殷祭儀次祭大社儀次耕藉儀次太學次治兵已覺錯雜至第二卷中所敘更為淆亂無章第三卷載永初元年即位告天策文已載本紀又複見於禮志不但複前史本書又自相複更覺粗疏

魏人七廟

魏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

此下脫

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

高祖

太皇帝共一廟攷太

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

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令丞奉薦而使行太傅太常韓暨

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

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

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

夏興制禮樂宜為魏烈祖更於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通鑑第七十一卷書此事云太和三年十一月洛陽廟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於鄴胡三省注高帝漢大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嵩裴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四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愚謂魏人欲仿周七廟無如闕官凶醜乞乞攜養斷不能奉為不毀之祖只得當畝世強以操丕及己身充后稷文武但景初雖立制亦只豫作地步直至齊王芳方能備七世而節騰嵩操丕畝亦只六世所謂節者即所謂文帝之高祖處士也節之父則何名乎名且無之事蹟更茫茫矣在當時想必代為追造一名而史文不載亡是公烏有先生誠堪嗚喙

禮志與本紀不合

宋武帝初受晉命為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即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為七廟本紀皇考翹為郡功曹此云處士不合又此言七世六世皆以連己身數而追溯其上為七為六與

漢孔光傳同與以裕為楚元王二十一世為不合

符瑞不當臚列前代

五行志本洪範五行傳臚列春秋左傳災異并及秦漢下事以為應驗凡唐以前各史類然此乃不得不如此然已覺饒舌可厭至於符瑞本不當有志即欲志之亦惟志一代可耳前事但於敘首中略述以為引子足矣沈約乃直追溯至五帝三代一一臚列之枝蔓斯極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七

東吳王鳴盛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五

州郡敘首言漢制誤

宋書州郡志敘首言漢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攤曰涼改梁曰益連舊所有之冀幽并兗青徐揚荆豫凡為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三州司隸所部如故案西漢十三州數司隸不數朔方此志乃數朔方而以司隸在十三州之外誤與晉書同說已見前第十四卷東漢既已省朔方則當言凡十二州連司隸為十三部矣今乃仍言凡十三州而亦以司隸為在外則更誤中之誤為有此大誤下文言魏蜀吳西晉州數皆誤作多一州算

宋志據大明昇明

沈約宋州郡大校以大明八年為正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末為定此亦法班固地理之據元始司馬彪郡國之據永和也內史侯相必以昇明為定者分封王侯國昇明方備也

南北地理得其大槩不必細求

晉武帝天下一統為二十州司冀雖涼秦青并兗豫幽平徐揚荆江梁益寧交廣也後南北分裂新置之州更多展轉改易述其本來況又有每州各自析為南北再加以僞置寄治之名糾纏舛錯不可爬梳其勢然也宋書志總敘首云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部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為零桂之土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渾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我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越江外幽并冀雖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仳鴻鴈之歌士畜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啟邊隙淮北五州翦為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此段論作志惟地理最難又州郡志敘首云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寔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四五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歷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此段即總敘意而言之重複如此約身居齊梁猶如此況去之又千餘年乎得其大槩可耳不必細求

宋州郡所據諸書

宋書州郡志云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年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襍書互相攷覆云云又云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云云太康晉武帝號元年定戶當即下所謂太康地志之一門也王隱晉書已詳前晉書中觀此則知隱書有志志中有地道志也起居下省注字也何是何承天徐是徐爰志中所引有董覽吳地志有永嘉地志惠帝晉有賀續會稽記有吳記有張勃云即吳錄而志或稱張勃云或稱吳錄又有晉地記太康地志志中往往稱太康地記此晉地康地記否又有廣州記即所云地理襍書也

揚州刺史治所

揚州刺史一條下云前漢刺史未有所治

沈約自注它州同

後漢治歷陽魏晉治壽春晉

平吳治建業案沈約所舉揚州刺史治所尚未備馬端臨文獻通攷卷首自序云

漢分天下為十三州晉分州為十九

實不止

自後為州采多建治之地亦不一所

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

陵馬所舉又漏邵壽春愚攷歷陽壽春合肥三縣漢地理續漢郡國皆屬九江郡

與今江西九

歷陽今為安徽布政司直隸和州壽春今為壽州屬安徽鳳陽府合

肥今為安徽廬州府治續漢於歷陽下司馬彪自注云刺史治壽春下劉昭注云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二百里與志不同漢官當即衛宏作疑是後漢初制而司馬彪則據永和也至馬端臨又以為在合肥者三國魏志劉馥傳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中恩化大行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陂以溉稻田又高為城壘為戰守備又滿寵傳太和三春秋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湖北達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宜移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詔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大舉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引退然則揚州刺史治合肥乃漢季建

安及魏制也又云在曲阿者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案輿地志曲阿縣雲陽地屬朱
方南徐之境在今日為江蘇蘇松等處布政司鎮江府所屬丹陽縣此處本無丹
陽之名而唐人忽改稱之想必因揚州刺史曾治於此而屬郡首丹陽故以名之
但揚州刺史治曲阿書傳無所見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二十五卷江南道揚州
故理在上元縣東百步後漢理壽春劉繇為揚州刺史移理曲阿李吉甫此言必
有據也吉甫於此下又言孫策定江東置揚州於建業後孫權徙都之刺史治此
并為京尹矣晉宋齊梁陳皆因之也若云唐始治廣陵則別是一說州大郡小刺
史尊郡守卑隋唐改州為郡郡守即名刺史唐之揚州絕非漢以來之揚州唐之
刺史亦迥非漢以來之刺史矣而移揚州之名於江北江都亦自隋平陳始
兩漢揚州刺史皆治江北吳及東晉南朝皆治江南矣

西漢刺史無治所然亦有之必無傳車周流終年僕僕道路無處駐足之理予前
已據朱博傳論之衛宏云揚州刺史治壽春此必西漢已有此制而東漢特因之
也揚州之境日漸恢拓東至海南盡閩越控制數千里壽春地在西北鞭長莫及
故東漢永和以後徙治歷陽在壽春之東南約八九百里且直臨江岸烏江亭下
一葦可杭於制馭江南為便矣漢季大亂而孫氏勃興駸駸有進逼中原之勢魏

人相度地利移治合肥反退至歷陽之西北三四百里矣以劉馥滿寵傳證之魏時揚州始終治合肥沈約以為壽春非也吳人所據者揚荊揚治自在江南永嘉南渡沿之但立國江南者必跨江而有淮南方足自立故晉宋以後漢之揚州治皆變而為豫州治矣唐復移揚州於江北而又以漢之廣陵國江左稱為南兖州者當之矣即一揚州刺史治所上下千餘年其變遷無定如此論古須援據無一語落空方為實學又須以己意融會貫穿得其大要方為通儒徒執印板死冊子逐櫟看去則何益矣

丹陽尹

丹陽尹秦鄣郡治今吳興之故鄣縣漢初屬吳國吳王濞反敗屬江都國武帝元封二年為丹陽郡治今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為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元帝太興元年改為尹愚謂此今江蘇江淮等處布政司治江寧府治上元縣也刺史治此太守亦治此太守而改為尹者欲以比漢京兆尹也晉人稱高楊都以此宋因晉稱尹齊梁陳則復為丹陽郡矣餘辨已見前第十七卷

宋州郡令多長少

漢制大縣為令小縣為長宋書州郡志純是令而長僅十百中一見其上卷中所

載近地惟東莞之莒令濟陰之定陶令皆孝武大明五年改為長其餘並是令山陰縣令衍縣字新昌縣下不言或令或長疑亦衍縣字脫令字

宋志以度為改

宋州郡志以度字代改字用亦見沈攸之王景文傳南史恩倖茹法亮傳亦有此訓他書則無之

晉分永世

義興又有平陵縣晉分永世下脫置字

去州去京都若干

會稽太守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陸同司馬彪各郡國有去雒陽里數雒陽是京都此京都建康也省里字不言可知各郡同亦是一例此是丹陽尹所領獨言去京都其餘自南徐州以下各州下先列去京都里數其所領之郡則先列去州里數後言去京都里數其南東海郡無去州若干者此郡即刺史治也無去京都若干者上文州下已見也下凡郡為刺史治者放此南蘭陵以下十三郡陽平以下三郡南沛以下六郡皆無去州去京都里數他郡如此尚多不可枚舉又有有水無陸者未暇詳攷

分元程分烏程

東遷今分元程立元當作烏長城今分烏程下脫立字

歷敘豫州治所

宋州郡志於南豫州刺史一條下先述其緣起云晉江左胡寇強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始自譙城退還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僞立豫州此言南豫州之所由始漢豫州刺史本治沛國譙縣祖約自譙退還壽春故治陷沒成帝僞立治壽春也此下即歷敘晉刺史治所或治蕪湖或治邾城或治武昌或治牛渚或治壽春或治歷陽或治馬頭或治譙或治姑孰除壽春歷陽已見前外譙續漢志本沛國屬縣至宋志有南譙郡屬有譙縣又有譙郡屬無譙縣其南譙郡下云晉孝武太元中於淮南僞立郡縣輿表第三卷滁州全椒縣下辨之而不能定其為南譙北譙但今全椒實在淮南其為晉太元僞立之南譙無疑非沛國之譙明矣蕪湖即今縣屬安徽太平府邾城據胡三省通鑑注為今湖北黃州府治黃岡縣武昌今為府治江夏縣屬湖北牛渚今太平府當塗縣地馬頭郡名宋志云故淮南當塗縣地輿表云淮南之當塗乃今鳳陽府地與太平府治當塗縣無涉而馬頭實土則無攷姑孰亦即今當塗縣譙治久陷而復有治譙者當晉穆帝升平

初桓溫已北平洛陽謝奕繼其兄尚為豫州刺史故得進而治漢舊治之譙也觀

書列傳第四十九卷此下入宋事云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義熙九年割揚州大江

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豫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鎮壽陽永初二
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此下則又反覆辨明二豫之屢分屢合
及其界址南齊書州郡志敘豫州始末大意與宋書此志敘南豫州略同亦從刺
史祖約避胡賊自譙還治壽春敘起及敘至義熙十二年劉義慶鎮壽春之下卻
添三句云後常為州治撫接遐荒杆禦疆場以下即無文但言領郡如左蓋豫本
一耳若以漢制論惟有譙城一治方是真正豫州東晉以下所立皆南豫耳永初
以後於其中又分為二以淮東西為別東為南豫治歷陽西則北豫不言治所大
約進則治汝南退則治壽春而壽春其常也於是宋齊二志並列二豫而敘法各
自不同宋書先敘南豫州後敘北豫州卻將二豫始末一併敘在南豫篇中前半
篇敘不治譙城而退治各處緣由此總說無所謂二豫之分也直敘到永初二
年分列淮東西二豫之下然後再詳辨二豫分合及其界址而歸於以歷陽為治故
云去京都水一百六十其所以如此之近者此志雖據大明而於南豫則又以泰
始為斷泰始已失淮西退治歷陽今和州故去江寧府治如此之近也至其敘北